

闲话文人 姚秦川

## 蔡元培“自我检讨”



蔡元培先生。资料图

读了蔡元培先生的传记，心里颇多感慨。

1920年12月，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出国考察，当他抵达英国时，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、社会心理学者怀拉斯热情地邀请蔡元培到家茶叙。

当时，在座的除了怀氏的夫人和女儿外，还有陪同蔡元培一起去的徐志摩。一开始，蔡元培和怀拉斯的谈话由徐当翻译。聊得正起劲时，徐志摩忽然开口道：“蔡校长在法国住了好多年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。”怀夫人与女儿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与蔡元培用法语谈话。

不过，当两人将法文一股脑地“倒”向蔡元培时，蔡元培却尴尬地征在那里，半天没有开口说话。后来，得知蔡元培会说德语，怀拉斯便接过话头，说他从前到过德国，可是德语好久不说，已不大能说，最终，两人用德语磕磕绊绊地交流了几句，就此将蔡元培不会说法语的事情翻了篇。

当时为什么徐志摩要刻意说蔡元培法语说得好呢？盖因徐志摩出身北大，他的本意是想在国际社交场合捧一捧自己的老校长，不料弄巧成拙，非但没给老校长脸上添光，反而让老校长下不来台，可谓趣事一件。

不过，蔡元培到底格局宽广，他后来提起此事时，毫不掩饰地表示“自己的法语水平一般，怪不得志摩”。为此，他还专门在上海的《文化建设月刊》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我的读书经验》的文章，同时在文章中作了自我检讨：“自己到了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学德文，后来又学法文，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，而就是生吞活剥地看书。所以，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，作一回短时间的演说，‘更别说是与他人顺利畅快地用法语交流了’，之前还曾差点闹了国际笑话。”蔡元培的这番话讲得非常诚恳，没有半点的遮遮掩掩，让众人感受到他襟怀的坦荡，以及一位教育家的赤诚。

市井烟火 吴雪芹

## 山巅之上

晨起，窗外，鸟声啾啾。

我轻撩窗帘的一角，远处，山是朦胧的，雾气氤氲。

我匆匆出门，静静地兀立在霞光满面的天池边，天池静默地望着我。我似乎望见若干年前的那个她——我的伯母。

我的伯母是在尖峰岭脚下长大的。她挺拔如峰，清亮如水。十八岁那年由于家贫，无奈远嫁给我伯父——一个三十八岁的老光棍当妻子。她没有名字，我们都叫她尖峰岭伯母。

伯母虽只字未识，却有着尖峰岭人的善良与勤劳。她常对我说她家尖

峰岭是个很遥远的地方，要攒上好久的车票钱，中转七八趟车才能回一次家。那时，我还小，不知道海南岛北部到南部的距离有多远，只觉得尖峰岭是大山里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。

伯父的家就在海南岛北部一个闭塞的小山村。那里地势较高，常年缺水。伯母总是挑着两只水桶到离家几公里的镇上取水。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偶尔遇见她，她习惯性地扬起头，一脸灿烂地对我笑笑，又埋下头弯腰弓背挑水。两只水桶一前一后在她小小的肩头晃悠着。

母亲心疼她，常常偷偷塞些钱给她，嘱咐她买身新衣裳。她不听，却把钱用来买槟榔苗。她说在她们老家尖峰岭一带，人们开始种植槟榔，生活逐渐好了起来，她也要靠槟榔起家。

从此，山脚下、山坳里总会看到她瘦弱的身影。太阳从山脊上醒来，她已经在劳作，困了，又趴在后山打盹，她还在劳作。方圆几十亩的荒地就在太阳无数次睁闭眼之间，土地硬生生地裸露出黑褐色的肌肉。

她没有足够的钱买槟榔苗，只好中转好几趟车回到尖峰岭，在娘家的槟榔园里把熟透掉落在地上的果子一颗一颗捡起来，一麻袋一麻袋扛回家。那时的尖峰岭上山的路是长脚的。走着走着，路就不见了，荆棘悄悄地把路藏起来，伯母在荆棘丛里摔倒过，骨折过，但她上山脚步却从未停止过。

由于第一次育苗经验不足，没有把果子在杀虫药水里浸泡足够的时间就培土，结果发芽率极低。她只好又把未发育的种子从沙土里一颗颗挖出来，一麻袋一麻袋扛出去扔掉，等到来年又折回尖峰岭上山背种子。磕磕碰碰几年后，几十亩的槟榔苗终于陆陆续续种上了。

苗是好苗，长得威风凛凛，太阳却不领情，吐着火舌直接灭了苗的威风。水变得格外珍贵，她不得不琢磨起钻井取水。

若干年前，在有布谷鸟叫的那个艳阳天，伯母钻井取水的时候，一块碎石击中了她的右眼，从此落下终身残疾。

母亲带我去看伯母是在事故发生三天之后。见到伯母用纱布包扎着的右眼，见到她脸上还未拂拭干净的泪痕。我曾以为她会怨天尤人，不料她却出奇地平静。她说就算今后成了“独眼龙”，也要活出龙的样子。



尖峰岭的清晨。封烁摄

果真如此，她虚心向尖峰岭一带的村干部请教槟榔的栽培技术，并带领全村人种植槟榔，还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在槟榔园下种植五指毛桃、生姜等经济作物。如今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，槟榔园里也装上了自动喷水装置。最近几年，槟榔价格上涨，人们的日子也开始红火起来。

随着海南快速发展，高速公路从琼北直通琼南，她再也不用攒车票，再也不用中转七八趟车回尖峰岭了。尖峰岭犹如一位华丽的新娘，穿上了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盛装，向世人展示着她绰约的风姿。许多人为了享受这份宁静与清凉，为了睡上一晚天然氧吧不远万里慕名而来。蜿蜒的山道上，丛林密野间随处可见晃动的的身影。山上山下秀美的风光，便利的交通，让大山里的人看到了更

加宽广的世界。我的伯母终于可以欣慰地笑了，笑里有泪，这笑里泪里藏着尖峰岭几十载黄绿交错的草木枯荣，也藏着她风餐露宿、披星戴月的艰苦履历。

山风徐徐，蹲守着山巅之上的那一隅，遇见这山的烂漫，水的温柔，山水滋养的人的忠厚。

文化评弹 王璐

## 海风浓郁的写作

摆在我面前的，是海南籍作家赵海波的一系列小品文，打开来读，扑面便有一股潮湿的水汽，夹杂着海水的腥味咸味，跟着作者一起忆家乡、忆故人、忆亲人、忆味道等等，自由自在，任意闲话，随意挥洒。这也正是典型小品文的精华所在。

小品文是什么？当年厨川白村的《出了象牙之塔》中这样形容：“如果冬天，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。倘在夏天，则披浴衣，嚼苦茗，随随便便，和好友任心闲话，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，就是Essay（散文）。”

这段话仿佛是我与赵海波初见面的素描，亦是冬日，不过南方的冬天，是很惬意的，无须暖炉，风亦轻暖，对坐间赵海波闲谈来，皆是从前的旧闻记忆。待我回去细读其文，仿佛谈话内容的记录与再现，已分不清是先有谈话，再有文章，还是反过来。

作者的家乡在海南省的西部，那是一个滨海城市，每年都要经历几场台风的侵扰，整个城市更是被浓郁的海味包裹着，离开家乡许多年，那片山山水水，一桥一木，一餐一食，一人一情，在这海味与记忆的催化下，一点点发酵成了文字，一笔一画地记录下来，带着强烈的个人体验和心灵的感触，辗转到每个读者面前，化成了百味百态，唤起了每位离家游子的共鸣。

海岛多台风，对于内地的人，也许是一件大事，偶然被拜访了，便如临大敌，提前多日的预警，每家每户都坚壁清野地做好户外防护，备足食物与水，做好了“你来我躲”的游戏准备。而海岛的人，是正面迎击台风的排头兵，早已驾轻就熟了，“台风是小镇常客，即使没有预警，市民也能从自然界的一些细微变化窥探出台风将近的端倪”。想起老舍笔下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样子，虽然南北两地相距两千多公里，但那股燥热、躁动、压抑，却是相通的。“台风迎面扑来的那一刻，黑云压城，小镇像个佝偻的老人缩成一团。”读着作者的文字，就算是完全没有作者的体验，却也总能激发起读者的共鸣与共情，这也许就是文字的吸引力，人的经历是不同的，但情感却是相通的，作者总能找出最合适的文字，敲打在读者的心灵深处，唤醒曾经类似的经验，那些独属于个人的体验，便幻化成了会心的一笑，直达心底的熨帖。

思乡最外在的表现，就是思念乡味，每个人的味蕾都是小时候的家乡味塑造的，它不需要昂贵，甚至不需要美味，也许在别人眼中，还是粗陋的、难以下咽的，但它是当事人味蕾中最底层最深刻的美味记忆。“乡味和乡音一样，都是从小养成的，乡音难改，乡味亦然。”作者在这点上，与读者达成了共识，而作者心目中最有代表性的乡味，就是腌制西瓜皮，这确实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。至少我小时候，西瓜还属于比较稀有的水果，而且在我的家乡，只在夏天只有两个月。而在作者的家乡，漫长的夏季让西瓜变得普通了许多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守着西瓜，便开发出了腌瓜皮这道家

常小菜，也成就了作者心中永远的乡味，唇齿之间，尽是思念。

“母亲睡过的床，如今成了一张空床”，在作者的记忆中，母亲就像这张床一样，瘦弱却牢固，永远地伫立在屋子一角，等着他们兄弟姐妹们的归来，“母亲自始至终都是大地的女儿”。父亲年轻时，会在“会计、赤脚医生、警察之间转换身份”，留给作者的，更多是“生龙活虎的形象，穿越岁月烟云”。因此，当乍然发现父亲“苍老松弛的脸庞”时，便益加重，开始关注起父亲一点点积累的衰老，在陪伴父亲的过程中，体验到了人生的短暂，意识到了“时光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”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作者从海岛中走出来，那片四季长夏的土地，那个常有台风侵扰的小镇，那条一路走来无数双托举着他的手，家乡的风貌变化，记忆与现实的交织，共同组成了作者这些朴素且饱含真挚情感的文字，字里行间又无不跳脱着海的味道，仿若一曲美妙的旋律，流淌在每位读者的心弦之上。

节间词话 罗岚

## 油菜花间的坟冢

我在苍茫的思绪里寻找一个定点，久而久之，“寻找”变成了全部的意义，我忘记了，那个定点究竟是什么？我要寻找的是什么？如同那淙淙而流的水，要流经高山、淤泥、荒芜之地或者繁华闹市，它的定点是大海吗？那个辽阔的，神秘的，纳百川的母亲怀抱。

一路向南，低头看贡布里希的《世界小史》，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将繁杂的故事表述出来，一直是我孜孜不倦为之追求的。

猛然抬头，列车已经驶入江南，大地整片的绿，倘若没有那林立的桃花和扎堆的油菜花穿插其间，我差点迷失在望不到边际的绿海里。南方的春，从来不是渐入迷人眼，而是刹那间的包围，走到哪里，都有一番风景，或许这千百年的村村寨寨给予了这片土地千差万别的灵气。倘若你不亲自光着脚走一走，那蓬勃的地气又怎会亲吻于你？在这片如画的景致里，还有很多村人和亡灵的故事。不信，你放眼望去，麦田间油菜花盛放的地方，一个接一个小坟冢高高隆起。时逢清明，每个坟头上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“挂青”。据说最原始的“挂青”不过是折一支树枝插在坟头，后来慢慢演变成了纸幡，有引幡招魂之意。此番回家，正是要为故去的亲人“挂青”。耕作的人累了，坐下来歇会，顺便和亡灵聊聊天，待日暮夕斜，心满意足地回家去。生命的修行在田间地头舒展，活着的人将家长里短，心中所愿讲给故去的人听，他们亘古不变相信信念的力量，还有恣意流淌的爱意温度。

我不太理解人们为何要避讳谈论“死亡”，死亡难道不是生命之轮里最华彩的一环吗？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！我随意往窗外一瞥，那些戴着小帽子的坟冢便会闯入眼帘，它们如同这无限大地上暂时的定点，有着抚慰人心和安定家族的力量。

列车飞驰，景致轮转，我逐渐明白，繁杂的思绪就如同广袤无垠的大地，承载春秋和星月，“定点”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坟冢，越走越深埋，把根扎下去，连成了片，气息凝聚，生命的轮回就从这里开始。否则每次扫墓，为何总有蝴蝶环绕。奶奶说，那是祖先的灵魂回来了。如今，我与祖先相去甚远，只念奶奶泉下安好，听我聊聊天。